

一支笔小说精粹

叶子绿了，又黄了；

花开了，又落了；

.....

正是因为残花焦叶的归根
才会有第二年春的灿烂
那千千万万的新生命力
分明清晰地看见了那些
逝者微笑的脸

城市上的月亮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城市上空的月亮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叶子绿了，又黄了；花开了，又落了；看到那许多枯枝残花依依不舍的离开枝头，叹息一声而归于黄土，你会不会想，过去的都不再回来。

但是春去春回，花开花落，光秃的枝条又将抽出耀眼的新绿，寂寥的小径又将布上如锦的繁花，往日的失去又恢复了，看到这些，你还会不会觉得这世界少了什么呢？

正是因为残花落叶的归根，才会有第二年春的灿烂，在那千千万万的新生命力，分明清晰地看见了那些逝者微笑的脸。



目 录

目

录

武 将	(1)
小说中的怀疑与确信	(60)
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1)	(64)
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2)	(88)
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3)	(102)
城市上空的月亮	(128)
寂寞	(181)
天秤座《玩笑》	(190)
山高水长——走进中山大学	(196)
申城一月	(203)
界 线	(213)
浮云般的日子	(217)
父与女	(222)
伊	(227)
游 戏	(236)
圆梦在北京	(241)
世上最好的地方	(251)
让我倾心于你的纯净	(254)
丰富的安静	(258)

三明治人生	(261)
幸 福	(263)
一个让人遐想的美丽童话	(264)
为自由算计	(273)
安全网	(276)
经济学家的赌博	(280)
向右走	(285)
101 封信.....	(287)
因为大地有梦想	(288)
偏好巨大	(291)
一 有些时间是用来浪费的	(292)
动听的花园	(295)
梔子花开	(298)
只朝一个方向	(302)
一口“黑芝麻威化”	(303)
窗台上的眺望者	(305)
古铜上身白上身	(308)
一心可以二用	(312)
报上的好消息	(315)
一种爱的解释	(316)
记住有人不喜欢你	(318)
尿布和啤酒	(320)
我最幸福	(321)
十六号同学	(324)
谁是最忠诚的人	(330)
遗落的种子	(332)





目 录

平和的感受	(335)
把浪漫的感觉变成动词	(338)
恐惧和成长	(341)
为小狗让路	(346)
主 题	(348)
你被解雇了	(349)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351)
把豆子背过山去	(360)
一双手的态度	(367)
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职业水准	(368)
懂舍才有得	(371)
你错过了鹿群	(372)
遗产效应	(373)
我是怎样租房的	(377)
一秒钟	(381)
离山最近的地方	(383)
下午茶与幸福的线头	(387)
行走与驻足	(389)
害怕的价值	(391)
尊严	(393)
船长的高招	(395)
面对自己的灵魂	(396)
让我吹掉那些谷糠吧	(404)
笑与哭	(406)



武 将

城市上空的月亮

焦景周 男,当兵 28 年,曾任河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现任《传奇故事》杂志社总编、社长,中国作协会员。

俗话说,他人就是地狱。其实本人更是地狱。武将过去的金戈铁马,似乎都只为了让今天更寂寥失落。这失落是性格的失落,还是职业的失落,还是时代的失落,还是别的什么失落,正是看作家功力之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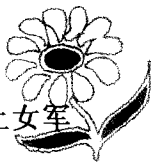
老人端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坐态就像一尊钢质的雕像。这时候是南国的一个夏日,日光火毒火毒,射穿了玻璃射在了他的脸上。他脸上原本就是怒容,光芒一射,如草见火,七窍生烟,就好比一块凸凹不平的阵地在燃烧。这时候他就心躁手痒,枪瘾大发,神往那杀人屠生的旧业了。

老人说,他就是杀人出身的,他一辈子就是干杀人买卖的,专司的就是红白营生。六十年前的那个正月初七,他提着一颗老日的头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打老蒋,抗老美,广西

剿匪,西藏平叛,还有上个世纪后半世纪的两大自卫反击战,他已经说不清一共杀过多少人,取过多少颗项上人头了。老人说这才是军人真正的天职。他当排长、连长时对大家这样说,当营长、团长时也对大家这样说,直到他当了师长、副军长甚至边防军区的司令员时,还是这样讲给大家听。老人为创造此言而引以为豪,他的千军万马也为他能创造如此真言而引以为荣。只是这个区区女军医没有听说过,因为她没有生活在作战部队,没听过枪声炮声厮杀声,更不知老人的军威和英名。否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蔑视老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这间病房里发起那场战争,直到老人逃命一样地逃离开这家医院。

老人在杀心萌动的时候也还是有点艾怨,怨当初不该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女军医,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悔。1987年授衔时,按照他的条件是可以授中将军衔的,却仅因参加革命晚十七天而被授予了少将军衔。那时候他倒是没有半点怨言,军委和大区首长都知道他这个情况,都觉得有点亏了。军区干部部的刘部长甚至还动员他回山东老家的县里开个证明来,证明他在参军前就在地方上参加了抗日,民兵也算数,这样他肩上一颗金星就变成两颗了。可他没有答应。一晃十五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才觉得有点亏了。要不然咋会住这种“标间”?“标间”就是现在宾馆里说的标准房间,病房和宾馆里的房间一个样,两张床,两只沙发,附带一个卫生间,别的啥也没有。可中将军的待遇就不一样了,中将军就得给大套间,有会客室、电话、电视和地毯。特别是护理也不一样,应该是专护或特护。老人没有专护,更没有特护,是年迈的老伴一个人陪床护理的。病区所配医生也不一样。老人其实并不想要职称多高、医术多好的医生,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好人,或





者说一个好兵,然而他却没有遂了心愿,偏偏让他遇上女军医这个丧门星。

老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个女军医。堂堂一个陆军总医院,啥时候混进了这样一个兵?要是在他执掌的医院里,他早就把她掐死了。可这是大军区总医院,不是他边防军区的小医院,更不是他的师医院。何况十年以前他就离职休息了,离职休息了就啥也不是了,离职休息了就等于回到他六十年的从前了。从前他从奴隶变成了将军,如今他又从将军变成了奴隶,眼下他可不就是女军医颐指气使下的奴隶吗?

老人想起了老日的那颗人头。

老人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人头。

可是已经没有用场了,他连那把枪也拿不动了。

他只是心杀而已。

他患了绝症。肝癌晚期。

城市上空
的月亮

二

他姓杨。

没有人称呼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一直随着他职务的变化而变化。当连长时他叫杨连长,当团长时他叫杨团长,当师长时他叫杨师长,他最后的名字就是杨司令。杨司令这个名字永远地把他定位了。

杨司令病情的发现源于那次喝酒。杨司令很能喝酒。这次他是和王副政委一起喝的酒,那酒的名字叫五粮液。他俩的规矩是一瓶,可是这一瓶酒还没有喝完杨司令就倒下了,很有点反常和出乎意外。杨司令和王副政委是老战友;也是老搭档,在枪林弹雨中搁了几十年伙计。杨司令当步兵

连长时王副政委就是步兵连的指导员,他两个一直都在并肩前进,直到一个当了副军长一个当了副政委。后来杨司令到边关当了司令,王副政委再没晋升,在副军职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俩人的关系密不可分,部队官兵们念转了姓音,给他俩统称“阎王”。在他们那个部队里,可以说一提“阎王”,神鬼俱惊,连家属院的小娃娃都害怕。杨司令和王副政委不仅是好战友,而且是好酒友,好友好酒了大半辈子。论水平杨司令要技高一筹,王副政委甘居下风。休息以后,酒就喝得少多了。两家不在一个地方住,约定一星期见一面,一面一瓶酒,一轮一个家。不管在谁家,都是五粮液。这规矩一直兴了十几年。今天该杨司令设桌,杨司令亮的酒牌自然还是五粮液。王副政委先是辨了真伪,他根本不用真伪镜,而是把酒瓶举了个底朝上,轻摇几下,观察了滚水般的酒泡泡后,就给杨司令点了一下头。接着二人就一对一地干了起来,省略了很多过场。酒过半瓶后,他们的话才开始稠了起来。先是议酒价,抱怨现在的五粮液真他娘的贵,买一瓶得三百多。王副政委说咱们那时候才两块五毛六,杨司令纠正说不是两块五毛六,是两块五毛五。接下来的话题有两个,一是打仗,二是喝酒。基本上都是回忆性质的。这时候他们的激情才会燃烧,这时候他们才会论天下谁是英雄。其实这样的话题已经重复了几十年,然而每次重复他们都感到那样新鲜,一点儿都不觉得厌烦。每每这个时辰,这般光景,他们都会重复一个故事,那自然还是打仗和喝酒的故事。这个故事每次都是王副政委先讲,杨司令再做必要的更正或补充。王副政委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杨司令。内容大致如下:四十年前的那场边境反击战胜利以后,部队庆功祝捷,放假三天。那时候杨司令叫杨团长,王副政委叫王政委,他们是主攻团的团长





和政委，全团立了大功，那几天正沉浸在一片欢庆中。是日，忽有一个壮如牦牛的小藏民“打进山门”，说是专找杨团长来喝酒的。他说他是这里的酒王，谁也喝不过他；听说杨团长也能喝酒，就慕名造访来了。当时经简单了解，得知小藏民还是这一带藏区的小首领。由于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挑拨，藏民们时有和解放军发生摩擦的现象。这正是做群众工作的一个好机会，杨团长当即就慷慨应战，说他来的正好，我的嗓子眼正发痒痒呢。政治处李主任请示说咱要赢他了是不是给他讲个条件？杨团长立马急了眼，说什么条件不条件，喝酒就是喝酒！完了他就和小藏民开始喝酒了。那简直就是一场豪赌，就是一场拼胆拼量拼勇拼命的大恶仗。酒场就摆在团部大院里，汽车拉来了五坛子烈性青稞酒，王政委当主持兼裁判，团部三大机关和警卫连的人差不多都来观战了。他们是一碗一碗地对喝，四坛酒很快就空了。第五坛刺刀见红，简直就像喝毒药，四只眼都像从血里捞出来。小藏民终于没能坚持下去，第五坛没喝完他就轰隆隆山崩地裂般倒下了。是杨团长的苏联吉普车把小藏民送回家的，车上又陪送他了五坛青稞酒。其实杨团长当时也不行了，再喝一口他可能也会倒下去。他硬是撑住了，挺住了。警卫连的人欢呼着要把团长抬回去，他不叫他们抬，也不叫他们扶，硬撑着一个人走回宿舍里，倒下去整整两天两夜没有起来。后来杨团长和小藏民还有一段生死之交，这是酒外之话姑且不表。“那时候你三十七岁，他可能不到三十岁。”王副政委掐掐指头说。“不到，他才二十八！”杨司令很激动：“不过，我比他多上了一次厕所，多撒了一泡尿，那泡尿足有三斤哩！”说罢杨司令便哈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王副政委笑得更厉害。他们笑得那么开心，那样纯粹，以至于把小院树上的鸟儿都给

惊飞了。

杨司令这一笑就笑出了问题。

只见他大汗淋漓，抽搐不止，连唉呀一声都没有便扑腾倒地了。

他被送到陆军总医院。应该说，在这个大军区，甚至在这座大城市，陆军总院是一家颇负盛名的医院了。辖区部队一般的官兵，一般的病号都不允许人住此院，只允许人住当地驻军医院或野战医院，医治不了的疑难和危重病号通过一定手续才可以转进来。杨司令不受这个限制，他可以直接住高干病房。救护车把他拉来的时候直接进入的是急救室，需要进行紧急抢救。随车而来的还有他们干休所的所长、干休所卫生所的所长和他的老伴。当时两个儿子都没有在家，三个儿媳都争着要来。老伴没有同意。两个所长也不主张全家人都去，说首长可能是过于激动，一时休克，估计不会有大问题。于是急救室立马对杨司令进行了急救，很快就把杨司令救过来了。急救医生的急救结果也十分明确：病人的心血管没有问题，脑血管也没有问题，病人的临床症状是肝昏迷，需住院进一步观察、确诊和治疗。

杨司令这就住进了高干北楼的201，从此也就认识了主管201病房的女军医。干休所长本意不想让杨司令住北楼。早在从急救室往病区转移之前，这个大校所长就去找过总院领导，说杨司令不是一般首长，并特别强调了杨司令是边防军区司令，最好能给照顾一下安在南楼，结果被院方婉言拒绝了。说真是没有办法，医院有严格规定。南楼是中将和副兵团以上的，而杨司令只是少将和正军，不管边防司令还是内地司令，享受的医疗待遇都一样。回答大校所长的是总院的一个副院长。住进北楼后，大校所长见病房条件实在太一





般,不仅房间狭小,设施简陋,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特别是没有配备电话,杨司令又不用手机,里外联系很不方便。他只好恳求杨司令,是不是叫他们正院长王保江亲自来一趟,见见他的老首长,你当师长时,他王保江不是你团里的一个卫生队长吗?医院里就是再有规定他也应该照顾你呀!没想到杨司令根本不同意住南楼,反而给干休所长做工作,说部队没有钱,这里离市区也远,总院的经济效益比不上地方大医院,没能力把病房改造改造。说咱是来看病的,不是来享受的。说咱只要有一个好医生就行了。杨司令把干休所长说得感动极了,他连忙去找到内科主任,问谁是201病房的主治医?主任说是达娃娅姆,一个女同志,简称叫娅姆。所长问技术怎么样?主任说没有问题,所长问人品怎么样?主任说没有问题,所长又问给首长服务怎么样?主任就有点不耐烦了,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说娅姆医生就是专门为首长治疗服务的,她要是服务得不好能叫她长期为首长服务吗?所长就忙说对不起,说主任同志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了解得这样细?因为我这个首长太不一般,太不一般了。

其实开始住院的那段时间,杨司令和娅姆军医相处的还是十分友好的。那时候杨司令也是坐在这只沙发上,坐得很安详,一点躁气也没有。那只沙发上坐着他老伴。老伴也老了,只比他小两岁,两人头发差不多一样的白,白得就像顶了一层雪。那时候老两口正在叙说着家常事,娅姆军医就向他们走来了。娅姆军医穿着洁白的大褂,军衣的衣领和两颗八一红领花裸露在外,还有那半截白大褂没有遮严的绿军裤,证明着她文职军官的身份。她头发又黑又密,茁壮极了,脸色也是那般的红润那般的鲜活,皮肤一点都不细腻和白嫩,浑身上下充盈着一股山野的生机。特别是她嘴角上还突出

地长着一颗黑痣,更加宝石般地点缀着这片诗画了的风景。这颗豆大的美人痣一入眼就叫杨司令记住了她,记得那样牢固,那样刻骨铭心,一直记到老人的永远。杨司令第一眼看见她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儿媳妇。他没有闺女,不好拿闺女做比喻,儿媳妇喜欢梳妆打扮不是也像她一样让人看不出年纪吗? 娅姆军医当然不会知道首长观察得这样仔细,首长的想像力又是这般地奇异和丰富。娅姆军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首长好,这让他心里很是受活,这就自然而然地调动了他很多的回忆。在师里,在军里,在军区,在他所统领的那些医院里,女军医们见了他,第一句话不都是这样说吗? 娅姆军医接下来又问他老伴,问这是阿姨吗,听说阿姨也是老革命啦! 这就把老伴说兴了,心里也和他一样的受活。娅姆军医接下来又对他说了很多话。说生病不可怕,人都会生病的,生了病就得看医生,看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说既来之就得安之,不能再想工作,没有工作了也不能想别的。说病人必须得配合医生,具体说就是首长你必须得配合我,我管不了首长的千军万马,但我就能管住首长你。说就是军委主席、总参谋长到我这里也得受我管。说首长你的病我需要做个全面检查,总医院有的是先进仪器和设备,你的病我一定给你查出来,确诊了再进行对症治疗。娅姆军医还说了等等等等的见面话,说得杨司令温暖极了,服气极了,他甚至还暗暗庆幸没有住南楼,要是住了南楼能遇到这么好的医生吗? 他激动地叫了她一声小同志,问她贵姓,叫什么名字。其实在此之前干休所长已经向他汇报过了,他没有在意,更没有记住。当娅姆军医报告完自己的全名时,他眼睛立马放了光芒:“达娃——你是西藏人? 你是藏族?”娅姆军医点点头又摇摇头:“我是西藏人,但我不是藏族。”他很疑惑:“那你





是——”她却咯咯咯地笑了，说：“我也是你们大汉民族啦！”她笑得嘴巴开成了一朵花，满脸的矫情和稚气。他又问她是西藏哪个地方的，她说她是林芝那个地方的，并调皮地追问他：“你知道我们林芝吗？你知道西藏有个林芝吗？我们林芝可美了，我猜你肯定不知道，一般人都不会知道的。”听完她鸟一般的歌唱，他竟一时无语，陷入了默默地回忆中。许久，他才说了一句话：“那个地方，我岂止是知道……”这时候，一直插不上嘴的老伴就显得格外激动，就想给娅姆军医补充点什么，或者介绍点什么，却被他摆摆手制止了。

在杨司令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这要算是他阳光最为灿烂的一天。当然，杨司令的天空里也还有晴朗的日子，至少在娅姆军医对他进行“观察”的那些天里，甚至在他的检查结果检验报告出来以后。这时候他就和老伴进行拉呱，拉1942年打老日，拉1947年打老蒋，拉1948年老公公用小车推着儿媳到淮海战场去找他，基本上都是拉打仗。自然也拉些家务事，儿孙子女，油盐酱醋。这时候他们也会走出病房，到环境优美的院子里信游散步，抑或在柳阴下荷塘边观鱼赏花。他们的话题自然也离不开这次住院，每每说到他的病时，老伴总是说，你没事，不会有啥事。老伴非常肯定，但底气那样不足，混浊的眼珠里充满了忧郁和恐惧。而他则不然，他不但说他没事，而且还啪啪地拍响胸脯，说你看，有屁事，屁事都没有！有时候他还给老伴走正步，走的板板正正，引来众多的病号看。他底气太足了，足的就好像要走上战场。他每每抱憾和王副政委的那瓶五粮液没有喝完，惦记着剩下的那半瓶今在何方，是不是让两个也好酒的儿子给趁机瓜分了？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娅姆军医，娅姆军医几乎每天都按时按点来到他身边，给他量血压，给他做笔录，给他开具一张又一张

的检查单和化验单。娅姆军医每次来都能给他带来春风和阳光,每次来也都和他说的一个样,没事,首长不会有事的。娅姆军医还说有点事也不怕,咱们陆军总院是干啥子吃的嘛!他就觉得娅姆军医真不愧是军医,真就是春风和阳光了。

三

么儿媳李玉萍最早知道了这个顶坏的消息。她先是从CT室里知道的结果,后又从化验技师那里得到证实。化验技师开始不肯告诉她,说明天你去问主治医吧,主治医明天就看到这个结果了。她说她不能等到明天。化验技师问她和病人是什么关系,她编了一个小谎,说她是病人的亲生女儿。化验技师这才上下看了她几眼,丢给她一句话:“结果不好,肝部有占位性病变。”她不明白什么叫占位性病变,又问化验技师,技师摇了摇头说:“已经是晚期了,你们家就为你爸爸准备吧。”

玉萍就意识到了准备的严重性,就没有再去病房里看公公,也不想把婆婆从病房里悄悄叫出来,告诉她这个消息。她从化验室出来就在总院那棵很大的榕树下,背靠树伤心地哭了一场。

玉萍觉得公公就是自己背靠的这棵大榕树,这棵大树却顷刻之间就要倒下了。她一下子就想到了以后,想到了以后他们这个家,当然更包括她自己。以后这个家将会怎样呢?公公要是知道了他的病,又该怎样来安排这个家呢?公公是叱咤风云的将军,将军的家庭里每一位成员都享有着荣耀,多少平民百姓向往着这样的家庭。自己嫁给杨司令的么儿





子杨小猛难道没有这个因素吗？尽管当初杨小猛并没有自报将门，可知道了背景后自己又是何等的惊喜！二嫂子唐丽丽肯下嫁二公子杨二勇，不就是看中了老公公当时就是副军长？唐丽丽虽非名门，但却是名花一朵，二哥要的不是别的，要的就是这只花彩瓶。大嫂子柳月的情况有所不同，她现在是寡妇，大哥杨大智二十三年前就阵亡了，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说什么也不再嫁，跟随公婆从县里到地区，从地区又到省城。大嫂和大哥结婚的时候，公公还是个团长。这个家里还有婆婆，老太太参加过淮海战役，当兵当到1960年，因为没有文化，提前光荣离休。老太太不仅没有文化，遇事还没有主意，从来不当这个家，特别是公公退下来以后，只管买菜带孙子，一点朝政都不问。杨家这个天要是塌下来，谁的脑袋又能顶住呢？

玉萍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她如实向小猛通报了医院的消息。小猛听了只是连声叹气，玉萍说咱爸得了这个病咱是没办法，但下一步该咋办咱需要拿出个主意呀，总不能叫咱妈一个人陪在医院里，她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这次在医院一共陪了八天了。小猛说那你明天就去替换咱妈吧，你去照顾咱爸最合适，因为你们妯娌仨，咱爸数对你最偏心。玉萍说你的脑子太简单，我非常愿意去医院替换咱妈，照顾爸一辈子都没有啥意见，可爸越是对我好我越是不能先去，我去了二嫂高兴吗？大嫂会怎么想？小猛说那就轮流值班，抓阄儿，大嫂、二嫂和你三个抓，谁抓住谁就先去，反正你们仨都是女同志，女同志照顾病人最精心，这工作我和二哥都不得行。玉萍说你这个法子我也想过了，只怕是行不通，首先二嫂就不会同意，她那么爱干净，见个乡下人都要捂鼻子，能扶持咱爸屙屎拉尿吗？更别说肝上的病传染不传染了。再说，